

濒危汉语方言研究

庄初升 邹晓玲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濒危方言研究』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项目『濒危汉语方言调查』

成果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濒危汉语方言研究

庄初升 邹晓玲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濒危方言研究』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项目『濒危汉语方言调查』

成果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濒危汉语方言研究/庄初升, 邹晓玲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306 - 05825 - 6

I. ①濒… II. ①庄… ②邹…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文集 IV. ①H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307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高 洵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陈 芳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3349, 84111996, 84111997, 84110771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4.375 印张 59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濒危方言漫议	李如龙	(1)
关于建设汉语方言博物馆的设想	曹志耘	(8)
方言中濒临消失的存古语音层——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方言的濒危	刘泽民	(15)
海外汉语濒危方言	陈晓锦	(19)
弱势方言构成要素的濒危——以湖北黄州方言为例	汪化云	(24)
五权语言生活——一个语言替换的实例	麦 耘	(31)
广西龙胜侗话的使用现状及其语音特点	万 波 何丹鹏	(44)
广西贺州的几种濒危汉语方言	邓玉荣 余秀忠 钟梓强	(58)
贺州铺门方言的浊塞音声母	庄初升 张 凌	(65)
贺州市近郊鸬鹚屋的语言生活	钟梓强 邓玉荣	(74)
贺州桥头村标话方言岛概况	陈才佳 杨璧苑	(84)
关于建设标话语言文化博物馆的设想	杨璧苑	(99)
强势与弱势——论广东诸方言的接触与变异	甘于恩	(110)
广东中山闽方言岛语言习得的调查研究	陈小枫 许冬晖	(121)
粤西濒危方言概述	陈云龙	(133)
粤北土话小称变音的变异研究	李冬香	(137)
深圳大鹏话说略	丘学强	(145)
岭南地区水上居民（疍家）的方言	庄初升	(150)
从音韵特征看英德附城话的归属	严修鸿	(159)
粤北洞冠水流域的“军声”	邹晓玲 丁沾沾	(169)
惠东县畲族的变迁及畲语的生存现状	吴 芳	(180)
海南东方付马话的声母	刘新中	(188)
香港“福佬”系渔民的方言	李如龙 张双庆	(196)
关于乡话词汇研究的一些想法	鲍厚星	(204)
湖南通道“本地侗”记略	彭建国	(207)

湘西南苗瑶“平话”概况	胡 萍	(222)
湖南嘉禾县语言(方言)的分布	李 益 谢奇勇	(230)
江永女书音节文字性质的质疑和回应	彭泽润 李日晴	(237)
从音韵现象看湘西乡话与湘语的关系	杨 蔚	(243)
泸溪乡话与泸溪湘语语音比较及演变	瞿建慧	(250)
濒危汉语方言中的“濒危土话”——以湘南土话为例	谢奇勇	(258)
湘西乡话中古知组读如端组的类型和性质	庄初升 邹晓玲	(266)
湘西古丈县“死客话”的归属	邹晓玲	(273)
湘黔“酸汤话”与四川“靖州腔”	刘宗艳 罗昕如	(282)
赣东北汉语方言濒危现状述略	胡松柏	(289)
江西省信丰县城的官话方言岛	张 倩	(296)
樟坪畲话“第七调”的性质	余颂辉	(308)
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性质——徽语包围中的吴语方言岛	刘 倩	(318)
山东青州北城满族所保留的北京官话方言岛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张树铮	(331)
黑龙江站话的濒危性质及研究意义	陈立中 刘 宇	(340)
陕南湘方言岛的分布与特点	郭沈青	(349)
陕南田禾湘语同音字汇	周 政	(363)
保安语中的保汉合璧词与非汉语借词	莫 超 马玉凤	(377)
后 记		(384)

濒危方言漫议

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

【提要】论文明确指出方言使用度的萎缩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方言的濒危，而濒危方言再向前发展就会导致方言的衰亡。论文还分析了方言濒危的主要特征和原因，以及面对濒危方言，哪些工作应该做，哪些工作不宜提倡。

【关键词】方言的萎缩 方言的濒危 方言的前景 方言保护

本文探讨以下问题：①“方言的濒危”指的是什么？有些现象与方言的濒危相关或相似，却并非濒危。②濒危方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使方言濒危的原因有哪些？③面对濒危方言，哪些工作应该做，哪些工作不宜提倡？

以下分成5个题目来讨论。

一、方言的变异

和世界万物一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方言，也是始终贯穿着变异的。远古蒙昧时代的语言，我们已很难了解其变异；进入文明时代后，尤其是有了文字记载之后，方言的产生就是始于变异。如《荀子》所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荣辱篇》），都说明了方言是因地域不同、积习互异而形成的；有的方言因势力大并且借助了书面语的作用而形成了通语（雅言）。有了通语之后，由于人口的增殖和迁徙，受通语影响的程度不同，早期的方言变异以分化趋势为主；通语普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整合之后，不同地域的方言逐渐走向整化，增加共同性，放弃独特性。除了自变之外，方言在历史上还有各种语言接触，和外族语言、周边方言相互影响（同化），造成了他变。他变有时是强化的变异，甚至产生方言的质变，从甲方言变为乙方言，或因融合而形成混合语。这是方言发展过程中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变异。

各种变异都会造成语言系统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有语音系统（包括音值、音类、联合音变等）的调整，也有词汇系统的增减存废和语法系统（词缀、虚词、句型等）的变化。诚然，在不同的时期分化和整化的作用力不同，不同的方言之间变化的幅度也就有大有小，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演变的规模也是不平衡的。变化的大小和深浅往往和社会生活的状况紧密相关。例如，和平稳定时变异小，动乱分裂时变异大，社会转型时变异更替也会更多。

从性质上说，变异是方言自身的演变。不论是自变还是他变，变化大还是小、深还是

浅,融合成混合语还是转化为另一类方言,其系统依然存在,作为社会交际和思维活动的功能也并未消亡。总之,变异是方言自身的性能。正是变异体现了方言的生命力,延续了方言在各个时期的社会作用。

可见,变异着的方言是正常存活的方言。方言的变异和方言的濒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二、方言的萎缩

考察任何语言都可以从系统和功能两个方面入手。系统是语言自身的结构,功能是语言的效用。语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功能和在个人精神活动中的思维功能。

如果说语言的变异指的是系统的变化和发展的话,那么,语言的萎缩则有两种,即系统的萎缩和功能的萎缩。

方言的系统总是由民族语言的共性和特定方言的个性两方面特质组成的。方言系统的萎缩表现为方言独特成分的逐渐消亡,并为通语的成分所代替。

近代社会以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品的流通和交通发达,增进了不同方言人群的沟通和交往。古代社会的通语主要是文士们所写的书面语,应用于政府文告、社会文书、教材辞书、史料记载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近代社会的通语则是在平民大众的交往中形成的,在市井妇孺中通行。近代社会以来,通语的发展和普及与方言系统的萎缩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进度不同而已。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发展的趋势只会加速而不可能减慢。

系统的萎缩会造成方言的量变,量变不断积累还可能造成方言的质变,从甲方言变为掺杂许多通语成分的方言或变为另一种方言。例如,一些湘赣方言由于受通语的影响,其湘赣方言成分已经越来越少,而闽西北的赣语闽语化(如邵武话)和吴语闽语化(如浦城话)则是方言的质变。但是,这样的萎缩并不会造成方言的濒危和消亡,因为这样的方言,其社会功能并未消减。

方言的功能在语言整化的进程中也会发生萎缩,这种萎缩表现为方言使用领域的缩小。从交际领域来说,在方言和通语并行并用的情况下,方言从社会交际退缩到族群或家庭交际的领域,通语则普及于社会交际并逐渐进入家族内部的交际。从语用领域来说,由于书面通语的普及,方言先是退出书面的阅读,在通语向口语交际普及之后又逐渐退出口语的使用。现今,一些东南方言区的不少青少年已经不大会用方言来阅读古今书面语了,在口头使用方言交际时也不时插入通语的说法(包括语音、词汇和句型)。从语言使用者的领域来说,方言的交际总是从全社会的交际逐渐退出少年儿童的人际生活,而后退出中青年的日常言谈。接触面不广、生活内容单调的老年人的交际生活成了方言存活最后领域。

语言的功能是语言的生命力之所在。许多古代语言已不再被使用,而系统依然存在,便成了历史语言现象。现代方言交际功能的不断萎缩则会造成方言的濒危。汉语方言中一些边远山区的小方言,只有少数老年人能说,大多数人只留下依稀的、不完整的记忆,不

论是交际语言还是思维语言，都被通语或强势方言所替换。这种方言便是濒危方言。

可见，系统的萎缩也就是系统的变异，这和方言功能的萎缩也不应该混为一谈。只有功能的严重萎缩，才会造成方言的濒危。

三、方言的濒危

如上所述，方言系统的萎缩就是方言特征的磨损、方言纯正度的衰减。磨损和衰减有轻有重，其终极结果是方言的质变或融合。方言使用度的萎缩，其表现是使用人口减少、使用场合缩小和使用频度降低。后一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方言的濒危；濒危方言再向前发展，就可能会衰亡。

近代社会以来，方言的萎缩是大势，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普遍存在的。系统的萎缩和功能的萎缩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也许可以把萎缩的过程分为三等，即轻度的、中度的和深度的。不应该把一切功能的萎缩都视为濒危，只有将深度的、严重的萎缩视为濒危才比较合适。

使用人口减少，有时是因为方言区人口的外流，到区外谋生、定居，方言区本土人口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些分布地域不广的方言岛经常出现的现象。更常见的则是青少年中的方言流失。由于通语的普及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也由于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读书识字的少年儿童一代比一代更熟悉通语，于是把方言淡忘了。

不少方言即使在原乡本土，其使用也逐渐老龄化。当大多数青壮年都惯用通语交际和思考问题时，他们和少年儿童交谈时也不愿多说方言。这些青壮年由于生活内容和语言生活的更新，和祖辈老年人的方言交际也越来越少。到了中青年不说，少年儿童不懂，方言只在老年人之间通行时，也就是濒危的开始了。

方言适用场合缩小常见的过程是：由于多数方言缺乏书面语形式，方言首先退出的是书面语的读写。现代的书面语都是使用通语，启蒙教育只能使用通语。在东南方言区，尤其是文白异读多的方言区，许多中小學生都不能用方言读书了。和现代书面语相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语言交际，由于行业繁多、变化迅速，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所用的通语在方言中有不少是难以称说的。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改、抗美援朝、扫盲、夜校”以及“三反、五反、大跃进、公社化、八字宪法、文攻武斗”等说法“一声雷天下响”，在各方言都能普遍通行，现代的“套汇、控股、物流、法盲、按揭、炒楼花、太空人、洗钱”，乃至“草根、山寨、WTO、GDP”等则令人目不暇接，在官话区也很难迅速普及，用东南方言去“对译”就更难了。此外，即使在使用方言交际时常常也有普通话夹用其中。于是，方言即使还没有停用，也只能退缩到日常生活的交际和对地方习俗、乡土旧事的叙述和指称了。如果连方言谚语、数数、背乘法表、传统医药术语和种种方言称谓也逐渐被淡忘或被更替了，方言使用领域就只有残存的一角了。

方言使用频度的降低也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书面语对口语的挤压，一是通语对方言的排斥。方言是与口语共生共存的，书面语挤压了口语的空间，必然会加速方言的萎缩。语言的使用也是用进废退的。对每个人来说，习惯于通语、淡忘了方言，从能说会听到能听不会说，进一步便是偶尔还按旧时的记忆说说。从少数人淡忘、不说到多数人不使



用，方言也便走向了濒危。

根据世纪交替时的语言国情调查，全国普通话普及率目前还只有 53%，这些人当中必定也有不少是兼通汉语方言的。可见，方言还存活在半数以上的人口之中。

一定要分清方言的萎缩和濒危，在萎缩到濒危的漫长过程中，应该进行普遍、深入的社会调查。方言使用度怕是很难用具体的数量比例来划定，多少人还会说、还在说、还能听、说几成，也难以统计。重要的是要了解从萎缩到濒危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盲目乐观，认为方言还在活跃之中，或者惊慌失措，以为许多方言行将消亡，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方言的前景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 30 多个年头。汇入世界潮流之后，社会生活全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交通事业高速发展，商品流通不可遏制，教育大普及，文化时尚化。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外语教育的发展，多语现象越来越普遍。在社会发展节奏加快、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通语、强势方言和外语形成对中小方言的挤压已成定局，并且这种趋势只会不断加强。语言是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社会文化动态发展的载体，社会生活一体化的潮流进一步加强了语言的集中。这种新时代主流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也是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旧时代形成的方言对于这种现状显然是难以适应的。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生活需要共同语之外，还因方言缺乏书面形式，无法与通语的书面语抗衡，也难以接纳与日俱增的各行各业的新词语；由于汉语方言与通语不但语音差别大，基本词汇和一些句型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方言和通语远非一音之转就可以并行并用的。如今连古今汉语所锻造出来的高雅文学艺术都已受到时尚文化的严重挑战，各地方言所表现的戏曲、曲艺、山歌等文艺形式就更难以逃脱式微的颓势了。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的，时代的变迁有主流，有支流，有时也有回流。世界一体化的主流之外，正在兴起多样化的呼声。在方言普遍发生萎缩的同时，曾经活跃一时，而且展示过无限风采的方言给一些人留下了美妙的回忆，于是保护方言、振兴方言的种种舆论也应运而生。正像吃腻了大鱼大肉后又想回头尝尝野菜，在饱受了摇滚乐和扭摆舞的轰击之后，人们又想从古典的幽雅和山野的原生态艺术中寻求休憩。丰富多彩的方言和方言词语不时还唤醒了人们的乐趣。近些年来，在世界一体化、现代化的热潮之外，关于多元文化的呼唤可谓此起彼伏，联合国的有关组织也已经颁发了相关文件，为之推波助澜。应该说，凡是人类文明史上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哪怕有的因为时过境迁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但也都还具备着各自的历史和现实的价值。语言不但是社会的交际工具、市场交易的凭借，也是认知新旧世界的向导，还是艺术欣赏乃至休闲消遣的内容。方言不但可以沟通乡情亲情，可以传授农时节气的知识，还保存着许多有益的道德训诫，提供了特殊的艺术欣赏。

如果说方言的萎缩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么，还有一些“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补充，这样的世界岂不是更加完美吗？

五、合理的对策

面对着方言的萎缩和濒危的现状及其演变的前景,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首先,要认真、深入地进行现实的方言流变的调查,尤其要对各种方言萎缩、衰减和流失的现象进行社会调查,考察不同方言在应用中(社会和家庭中的交际、个人思维、书面阅读、能说多少、能听多少等)的不同情况,从不同差等的统计中划分界限,看哪些方言已经进入濒危状态,并分析萎缩的种种表现和濒危的不同类型。对于使用人口少的小方言和方言岛及边界方言,可以将其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没有具体的数据,只凭想象的“濒危”,难免缺乏说服力。有了若干典型的调查,才能对方言萎缩的类型、进程以及濒危的界限和标志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定性。

关于方言使用的现状以及对这种现状的态度和评价,应该进行另一种社会调查:语言(包括通语、外语、方言)使用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心理的调查。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普通话的普及和方言的萎缩必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不同的意见都要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这种调查对于制定语言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对于能够熟练地听说的人口已经很少的方言,应该组织人力、投放经费,及时进行实地调查、记音,整理音系,建立音档,制作成书面文本,尽量完整地把能记录到的词汇和语料留存下来。这种调查的重点在于词汇和各种长短语料,只用已有的常用词表和语法例句去调查是远远不够的。词汇的调查可以按义类逐类地问。语料的调查除了成句的谚语、俗语之外,还可以按话题、语境记录各种歌谣、传说、故事、情景、对话,分项进行。对各种民俗活动,最好有专项的记录。调查方法可以学习人类学的调查访问,先录下音档,再转换成文本。只有少数老年人知道的方言词,有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例如,只有用过旧式织布机的老妇才知道其中各种零件的名称和操作过程的术语,还在组织婚丧、祭祀、佛事活动的老者才能够说出各种用具和仪式的名称。这都需要专题采访。不善于寻找合适的调查对象(有时是三教九流),没有谦和的态度、足够的耐心和充裕的时间,调查都可能徒劳无功,所得甚少,不能达到抢救、存史的目的。

方言是历史语言演变的产物,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无论其萎缩程度如何,把现存的材料记录下来,都会有重大的价值。应该通过这种抢救性的调查,改变以往方言调查的定式和粗疏,发掘更多的材料,为语言史和文化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探索和制定合理的保护方言的措施和政策。这些年来,关于保持语言多样性、给出方言存活的空间的思想,已为多数群众和学者所认同,但对于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如何掌握适当的度等问题还存在一些分歧。理论方向上如何理解有必要开展讨论,政策措施如何掌握也需要一番试验和总结。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项。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要有切实而全面的理解,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要有正确的评价。在当时方言分歧严重、语言规范不足的情况下,强调“推普”是适应社会需求的。虽然没有提出“消灭方言”的口号,但是视方言为异类、是规范对象的观点,确是存在过的,有些做法显得过激和有失偏颇,以致客观上加速了方言的



萎缩。例如，广播电视都由普通话一统天下，在普通话教学、测试上，掌握的标准失之过严。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做法已经有所改进，如地方广播电视已经容纳了方言。不过关于尊重历史、保留方言在各种传媒的活动空间，还需要用政策加以认定，如公务语言、校园语言、服务语言除了普通话之外，还应该允许使用当地方言。书面语言中夹用某些方言词语也无须大惊小怪、横加指责。然而，语言的整化、通语的普及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的第一需要，是当代语言生活的主流，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在强调语言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去抹杀推广和规范通语的努力。不说平头百姓，即使是干部、教师说说“地方普通话”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社会的通语，从语音到语法，不能没有明确的规范。

其实，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语言生活：普通话与方言并存共用、互相补充。家人乡人之间使用方言显得亲切随意，与外人交流或面向公众使用普通话才能便于沟通并表示互相尊重；日常问候、生活用语使用方言显得自然，谈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使用普通话则更能准确达意。这不就是一种既实用又雅致的健康的语言生活吗？

在文化艺术领域，我们已有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已经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应该继续贯彻。各地方言艺术大多经过千百年的冶炼，体现了多样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内容和形式不太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普遍都有式微、退化的趋向。如果能加入反映现代生活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加工，保持其艺术素质，大多是可以存活延续下去的。各地文化部门培训新一代地方文艺接班人的努力已经见到成效。近些年来，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对本地戏曲、说唱等方言艺术的整理、研究和传承。中国数千年的诗词歌舞传统已经根植于民间，只要有关部门有意识地加以培育，一定可以与那些肤浅浮躁的时尚文化做一番较量，获得生存的空间。地方戏曲、山歌、说唱、曲艺的存活对于方言的生存具有直接而巨大的作用，只要这些艺术宝库没有泯灭，支撑它们的方言也就没有消亡之虞了。

关于保护方言的措施，有一点是值得深究且需谨慎处理的，就是方言学习要不要进入小学课堂。

时下有一种提法：方言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为了使它得到传承，必须将它列为小学必修课，给出课时开展正规化的教学。经过认真考虑，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见。

回顾启蒙教育的历史，辛亥革命后兴办新式学堂之后，学校启蒙教育就采用现代通语，从国文课到国语课、语文课莫不如此。正是这一点，新学堂才和旧式私塾里用方言诵读《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的旧式教育区别开来。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成果。一百多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种语文教育对于确立现代汉语的主导地位和规范体系，对于吸收和传授现代化文化科学知识，对于建设现代书面语和文学宝库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就现实生活的需要来说，代代青少年离开普通话和白话文，将如何在社会上谋生和立足？可见，通语教学作为语文启蒙教育的方向是不可动摇的。百余年来，代代新人掌握方言都是从牙牙学语时开始，在少年儿童阶段从家庭和故乡亲人那里学会的，何以如今就非得在正规的小学课堂里完成？如果把方言列为普及教育的必修课，就会引出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外来移民的孩子要不要学方言课？教的是本省、本市、本县或本乡的何种方言？以何者为标准音？历来没有统一书写方法的方言词如何记录？没有标准音、通用字，没有定型的词典和课本，方言课如何执教？作为正规课程，是否还要制定课时、要求

和测试标准?台湾地区的“乡土语言教学”已经强行推行了十几年,许多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实际效果还是会的照样会、不会的照样不会。其得失功过,就让历史去评判吧。

看来,在幼儿园和小学教学中,作为乡土教材,编印一些简易的方言读物作为补充教本,在课余活动中唱唱儿歌、读读谚语、听听故事、看看地方戏或曲艺节目,是比较适宜的。方言的歌谣、谚语、故事、戏文历来是不成文的口传教科书,有些地方也有过比较成功的操作。经过整理加工,应该可以成为可取可行的措施。其实,更加有效的做法是在识字正音教学中同时教常用字的方言读音,在词语教学中,既教通语词义,也用方言解释相对应的词义。这种做法在一些闽粤方言地区早已存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实行。如闽南话地区,教生字“高”时,既教正音 gāo,同时教方言音 [ko] (姓氏、高级),并解释字义相当于方言的“悬”[₂kuai]。“大小”(dàxiǎo)就是方言说的“大细”[tua²sue²]。这样教识字,可以用已知的方言词来理解字义,同时教会生字的方言读音,把通语教育和方言传承结合起来。到了小学毕业,学生对字的国音和方音、规范义和方言义都掌握了,对字义的理解更加全面,普通话也同时学会了,方言的字音字义也没有丢。这种识字教学可以称为“通语带头,方言紧跟”,既不妨害通语的启蒙,也可以防止方言的萎缩,实在是值得总结并适当推广的教学方法。

关于妥善处理推广通语和保存方言的问题,需要发动社会各界干部、学者和大众共同关注,充分讨论,经过试验摸索政策措施。不同人群从不同角度各自发表一通感想式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

参考文献

- [1] 曹志耘.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 (1).
- [2] 曹志耘. 论语言保存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9 (1).
- [3] 陈章太. 论语言资源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8 (1).
- [4] 郭龙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 (4).
- [5] 李宇明. 语言保护刍议 [J].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通讯, 1998 (1).

(原载《南方语言学》创刊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关于建设汉语方言博物馆的设想^{*}

曹志耘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提 要】在汉语方言急剧衰亡的情况下，建设方言博物馆的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文章简要介绍了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建设的现状，提出了建设汉语方言博物馆的初步设想，指出了汉语方言博物馆应包括方言和方言文化展示、方言语料保存和收集、方言研究三大板块，最后简单讨论了方言生态博物馆的概念。

【关键词】汉语方言 方言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

一、博物馆和语言文字博物馆

(一) 博物馆

博物馆是指为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国际博物馆协会 1946 年成立时章程里的定义)

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它为研究、教育和欣赏之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览。(国际博物馆协会 1974 年的定义)

国际上一般把博物馆分为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特殊博物馆四类。其中，特殊博物馆包括露天博物馆、儿童博物馆和乡土博物馆。

国家统计局把博物馆分为专门性博物馆、纪念性博物馆和综合性博物馆 3 类。也有人主张应参照国际惯例，同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分为历史类、艺术类、科学与技术类、综合类 4 类。

(二) 语言文字博物馆

语言文字博物馆属于科学博物馆，也是专门性博物馆。

传统的博物馆主要收集展示物质文化。但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理念的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江苏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浙江嵊州越剧博物馆、浙江乐清三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广东雷州中国雷歌馆（民歌博物馆）、北京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等等。

^{*} 本文曾在“语言接触与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 11 月于澳门)和“濒危方言学术研讨会”(2009 年 11 月于广州)上宣读。感谢《语文研究》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

语言文字属于非物质文化,是人类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自觉地去保存、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字,更谈不上为此建立专门的博物馆。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弱势民族、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和方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萎缩和衰亡,大量语言和方言濒临灭绝。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语言文字博物馆的工作被提了出来。

早在2002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朱新均就提议建立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他建议将此项工程作为国家博物馆建设项目尽快立项,并指出:“这一博物馆应全面收集中国语言文字各方面的历史资源和现实成果,充分展示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特色和价值;同时,要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利用多媒体综合收集、展示,以便于进行进一步的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把此博物馆建成集保护、展示、交流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功能于一身,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相关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11日第2版)

此后,其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也陆续提出建立中国语言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以及抢救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等提案。

(三) 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的语言文字博物馆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甚至可以说仍处于呼吁阶段,但也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现将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1. 中国文字博物馆

200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祖亮联合25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在安阳市建设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议》的提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文字博物馆于2006年12月26日在河南省安阳市奠基开工,2009年11月16日正式开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以文字为主题,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博物馆。该馆经7年运作,3年建设,迄今投资3.975亿元,建筑面积2.27万平方米,入藏文物4123件,辅助展品1058件,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

2. 中国民族古文字陈列馆

中国民族古文字陈列馆设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内,2009年10月31日开馆。该馆从少数民族地区征集了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古壮字、古布依文、方块瑶字、女书、水书、朝鲜文、佉卢文、于阗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小经文、藏文、傣文、蒙古文、满文、柏格理苗文、傈僳文、拉祜文、彝文、纳西东巴文、歌巴文、达巴文、尔苏沙巴文、纳木依文、王忍波傈僳文、坡芽歌书等30多个文种的500余件古文字和古文献资料。

3. 水书文化展览馆和水书博物馆

水书文化展览馆位于贵州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建于2006年。据介绍,该馆拥有水书原件、水书石刻、水书木刻、马尾绣水书、水书书法等水书文物500余件,同时展示有

水族民俗风情图片、水书文化研究成果等文献资料。

水书博物馆由贵州省荔波县于2005年计划筹建,现况不详。据介绍,该馆将设水书展览厅,水书研究所,水书先生表演法度、念经等民俗演艺厅,水书先生或专家学者讲授水书培训厅,水族风情精品展,水书保管库房,等等。

4. 女书园、女书生态博物馆和女书数字博物馆

女书园位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普美村,建于2002年,设有女书学堂、综合厅、女红厅、女书工艺品展销厅、女书书画作品展厅。女书园通过文字、图片、实物、音像等形式,展示了女书原件文献及女书研究成果,并从女书的来源、传承方式、女书流传区的民俗民风、女书与妇女的关系、女书艺术、女书书画、女书抢救和保护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女书的基本面貌。女书学堂还举办女书学习班,以培养女书新人。

女书生态博物馆和女书数字博物馆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江永女书文化记录工程”的两个组成部分。该项目于2005年启动,计划在江永县普美村建立“女书生态博物馆”,原状保护普美村的自然环境,恢复与女书文化相关的民间节日、歌舞等人文环境,并依托原有的女书园建立资料信息中心,真实地记录和展示女书历史文化。“女书生态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为保护一种文字而设立的生态博物馆,现已建成并接待游人。“女书数字博物馆”则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女书在虚拟空间提供一个展示平台,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女书。

5. 上海方言文献资料库

上海方言文献资料库是上海市闵行区图书馆的一部分,建于2007年。据介绍,该资料库收藏上海方言资料(包括词典、专集、上海方言教材)、上海方言文学(包括方言小说散文、戏剧曲艺剧本、口头文学集成)、上海方言研究(包括专著、论文集)、上海方言音像(包括方言口述音像、方言剧目音像)、吴方言资料(包括词典、专著、论文集等)和其他方言资料,供读者查阅。2008年,上海西南方言被列入上海市闵行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方言文献资料库遂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单位。

二、建设汉语方言博物馆的初步设想

(一) 背景

汉语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方言。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的分类,汉语方言可划分为10个方言区(官话视为一区)、97个方言片、101个方言小片(有些方言片未划分小片)。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十里不同音”的现象随处可见。汉语方言的差异性甚至远远超出欧洲许多语言之间的差异。除了汉族以外,我国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通晓当地的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已普遍成为少数民族的第二语言,在有些民族(如满族、畲族)基本上已成为第一语言。此外,在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区,有1000多万华人华侨使用汉语方言。使用汉语方言的总人口超过10亿。汉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载体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汉语方言是构成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乃至全人类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相对较晚,因此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仍保存得相对较好。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方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方言资源大国。

然而,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汉语方言正处于急速变化之中,有些甚至处于萎缩和衰亡之中,“无方言群体”(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的人)不断壮大。在全面调查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可长久保存使用的汉语方言博物馆,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而重要的任务。

(二) 主要内容

建设方言博物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方言学专家和博物馆专家共同探索。在筹划方言博物馆的内容、形式和功能时,既要考虑到方言自身的特点(如非物质性、濒危性、专业性等),也要考虑到一般博物馆的共性(如公众性、观赏性等),此外还应考虑到时代性(如音像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技术)。综合上述几方面的特点和要求,笔者认为方言博物馆应包括三大板块:方言和方言文化展示、方言语料保存和收集、方言研究。

1. 方言和方言文化展示

该板块主要介绍汉语方言的基本情况,结合各地地域文化来展示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现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 方言概况。利用文字、音标、方言地图等介绍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地理分布、分区分片、各地特点、使用以及研究情况,利用多媒体地图查询,展示各地方言的区属、概况和主要特点。

(2) 方言文艺。利用各种形式展示用方言创作、表演或包含大量方言成分的文学、影视、曲艺作品(如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电影《疯狂的石头》,电视剧《哈儿师长》),以及各地各种地方戏、弹词、大鼓、相声、快板、吟诵、山歌、童谣、谚语等。

(3) 方言民俗。利用视频等形式展示与方言有关的民俗事象,或用方言主持进行的民俗活动,前者如禁忌、口彩、语言崇拜、谜语等,后者如婚丧、节庆活动等。

(4) 方言名物。利用实物、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展示用方言命名的具有地方特色、濒临灭绝或已经消失的事物,如各地的传统建筑、器具、物产、食品、服饰等。(伍云姬,2007)

2. 方言语料保存和收集

该板块主要保存、展示各种方言语料,同时利用自助采录系统收集方言语料。该系统既可增加参观者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又可长期收集各地方言语料,以便不断丰富博物馆的语料库。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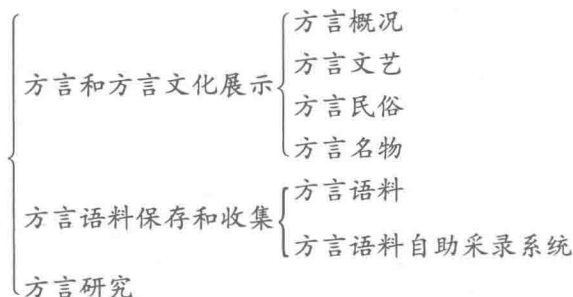
(1) 方言语料。利用录音、录像、数据库等方式保存、展示方言语料,特别是音像语

料。语料可分为受控语料和非受控语料。受控语料是指使用统一的调查规范和调查表进行调查所得到的、具有可比性的语料（如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项目），非受控语料是指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非可比的语料。

（2）方言语料自助采录系统。在博物馆里设立专门的音像采录区域，由参观者（发音人）按规定的要求在电脑上自助录制方言音像语料和发音人的基本信息。例如，馆方可为参观者提供一份统一的口语常用字词句表，要求他用自己的方言逐条说出来，或把规定的民间故事（如《牛郎和织女》）自然地讲述出来；也可不设限制，让参观者用方言唱一首儿歌，讲一个故事；等等。自助采录的方言语料经专家审定后，合格者汇入博物馆语料库。

3. 方言研究

该板块主要展示各种方言调查研究论著及相关文献，包括调查报告、词典、方言志、地图集、音档、专著、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方言教材、方言韵书、地方志、乡土文献等等。汉语方言博物馆结构框架如下：



（三）实施计划

1. 大声疾呼

建立汉语方言博物馆是时代的需要，是民意的需要，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因此，有关政府官员、语言学者以及文化工作者应该共同关心、宣传这项文化工程，积极争取政府、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支持，使这项工程尽早付诸实施。

2. 多管齐下

在建立汉语方言博物馆的工作中，既要全力争取国家投资，建立像中国文字博物馆那样的国家级、全国性的大型方言博物馆，也需要采取其他灵活多样的方式。例如，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本地的方言博物馆，由企业或个人出资建立民间的方言博物馆，也可考虑在现有的博物馆里面增加方言部分或在大型博物馆下面设立方言分馆，还可以在实体博物馆之外建设“汉语方言数字博物馆”。